



大唐傳載并序



書云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爾。斯聖人疾夫飽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試故藝。試用也。夫藝者不獨搃多能第以其無用於代而窮愁時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極嶺嶠暇日瀧舟傳其所聞而載之。故曰傳載。雖小說或有可觀覽之而呶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書至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青俸寫。未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驚。

之為不孝

陽道州城之為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枕布衾
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蘇州開元寺東有陸氏世居門臨河埃有巨石
而魏立乃吳陸績為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
歸不載室貨舟輕用此石重之人號鬱林石
陸氏自績及裔孫國朝太子少保充公猶保
其居今子孫漸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費縣西漏澤者漫十數里歲時雨降即泛溢自
滿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應後即前如
掃一夕而暎焉蕭功曹穎士以年代莫詳紀
載攸闕信殊異也

李忠公之為相也故事堂有會食之床吏人相
傳移之則宰臣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
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
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命徹而
焚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益議者稱正焉

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

三十年為淮南節度使其子未投公取其金
還緘封如故

趙郡三祖元和中每房一人同時為相皆第三
即司徒吉甫司空絳華州刺史藩

天寶中有書生旅次宋州時沂公勉少年貧苦
與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
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
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語公曰
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為我畢死事餘

金奉之李公許為辦事及畢密置於舍墓中
而同塋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賈洪
牒未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
開封詰金之所公請假至墓所以出金付之
焉

帝獻公夏鄉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
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弟
二十四並為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
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為

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卒曰弟當別奉主上
恩而速貴為公卿語卅曰三人之中弟最長
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言

杜亞為淮南境渡採蓮龍舟錦繡帆之戲費金
數千万于頓為襄州點山燈一夕油二千石
李昌夔為荆南打臘大修富飾其妻獨孤氏
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紅紫繡襖子及錦鞍
韉此三府亦因此而空耗

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妾

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曰語昔日婁師德
園今乃袁德師樓

興元元年十月戊辰始詔中官竇文塲監神策
軍左廂兵馬馬有麟為左神策大將軍軍額
之始焉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塲為左神策
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軍中尉其日
又以張尚進為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使之
始也

建中初閔播為給事中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
掌為弊頗多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

弘農楊氏高都東房承四太尉之後世傳黃雀
所啣玉環至天寶為楊國忠所奪今不知所
在

張守珪陝州平陸人自幽州入觀過本縣見令
李抗申桑梓之禮見陝尉李冕桎梏令衆冤
呼張公曰困危之中豈能相救至靈寔便奏
充州判官冕後至宰相

貞元中張茂宗所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謚
為莊穆肅宥所尚故唐安公主贈韓國公主
謚為貞穆所司擇日冊命因朝已來公主即
有追封者未有加謚者公主追謚自此始也
徐尚書晦沈吏部傅師徐公嗜酒沈公善食楊
川嗣復嘗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有士人平生好食燒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
至地府鄴都獄有牛首阿旁夢其人了無畏憚
仍以手撫阿旁云只者頭子大堪燒阿旁笑

而放迴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受尚及
憎怕者或言受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
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受宣州觀察使怕大
虫

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馬有人言於執政大
馬甚多貨不得舉人不得騎盡為河北節制
所得

陸鴻漸嗜茶撰經三卷行於代常嚮茶印燒丸

竈為其形貌置於竈竈釜上左右乃茶神有交
易則茶祭之無以釜湯沃之

高祖之制凡出將賜旌節專征行軍有大摠管
之號也

鎮君有大都督之號

玄宗之幼為節度大使節度之號凡皇太子親
王統軍中有元帥府之制宰相遙領節度使
自牛仙始也

開元九年命宗正寺官寮並以宗子為之唐制

男子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

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徭四曰役凡丁歲租粟一石凡稅隨鄉土所產凡各受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凡役歲二旬門加三斤

嚮壽至德元年方以侍御史文叔清為宣諭使許人納錢授官及明經出身

度僧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鑄錢使第五琦奏請鑄乾元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五十寶應元年以盜鑄日甚物價騰貴咸稱非便有制舊錢一文行用

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載為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戶定數徵錢謂之白著推酤

至德二年勅天下州縣量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曆初稅每畝十文三年加五文勅以御史大夫元使其後割歸度支

盧中丞邁有寶琴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
響泉和志之號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為河南令除
職方員外歸朝問前之政如何對曰將兼來
比素

李相因程執政時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
人多屬之李公云二嚴不如吾

豆盧署少年旅于衢州夢老人云君後二十年
為牧茲郡也果為衢州於所夢之地立徵夢

亭

鄭滁州時於曲江見令史醉池岸云更一轉即
入流矣

白賓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
之南更無槐自忠之北更無荔枝

賈至常侍平生毀佛嘗假寐廳事忽見一牛首
阿旁長不滿尺携小鍋而燃薪于床前公驚
起而訊之對曰所謂鑊湯者罪其毀佛人公
曰小鬼何足畏耶遂伸足床下其湯忽沸染

于足湧然而上徹昧烘爛而卒

烏江有項羽繫烏騅樹歷千餘年尚鬱茂建中
年中縣令張勤厭賓客遊觀令伐却于今茲
地而獨不生草

李鎮惡即趙公嶠之父選校梓州郫縣令與友
人書云州帶子號縣帶妻名由未不屬老夫
併是婦見官職

劉巨麟開元中為廣州刺史弟仲丘為麗政殿
學士兄弟交愛有羅浮道者為巨麟合丹劑

將分半以遺仲丘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
蕭功曹穎士趙負外驥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肆
業共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疲於
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蘇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太尉瑄云不遊興德
洞庭未見山水之勝

壽安縣有噴玉淙泉石溪皆山水之勝絕也貞
元中李賓客詞為縣令乃剡藟蒼開徑隊人
方聞而異焉大和初博陵崔蒙為主簿探堠

於道周人方造而游焉

顏太師魯公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
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
專聽也

曲阜縣先聖廟前有數株古柏亦傳千餘歲其
大十圍淄華為兗州軍恨貧窮無以光四方
之信使華遂伐之裁為簡冊刻為器皿以行
餉之

燕文貞公弟某女嫁盧氏嘗為舅盧公求官候
公朝下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楮床龜而示之
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隴者年一百二十八
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
十矣自北來詣闕引見上勞之老人無拜禮
伯隴曰臣神老皇帝之臣也在再歲月得至
今日復事即君臣之幸矣即君明聖功成封
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上笑而憫之乃賜紫袍

牙笏及優卹有加伯隴自言隋仁壽年生說
大業末事了然可見

李右丞廙二年十九為尚書右丞至五十九又
為尚書右丞

于良史為張徐州建封事但舉其姓曰辛丘杜
當人

蕭功曹穎士嘗出灞橋道左逢一老人眉髮皎
皓白狀骨甚竒古蕭甚異之老人瞻顧蕭怪問
之老云公似吾亡友耳蕭固請言之老人曰

吾與鄱陽王恢善君甚類之乃穎士六代祖
蕭問其所來不應而去

洛陽金谷洛陽城二十五里晉石崇依金谷為
園苑高臺飛閣餘趾址隱嶙獨有一皂筴樹甚
大至今鬱茂

鄭公審開元中為致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
傳舍立辰堠自公始也

潤州金壇縣大厯中北人為主簿以竹筒賣竭
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柳樹後遂孳育至百餘

枚為土氣所蒸而不能整人南民不識呼為主簿虫

開元中進士唱第於尚書省其策試者並集於都堂唱其第於尚書省有落去者兩兩三三戴帽子曰暮祖侯吟一聲長安竹帛皆枯死開元中吏部侍郎被寧王憲囑親故十人官遂詣王王見云十人之中有當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笑一人某者聽去吏部歸九人皆超資好官獨某者當特出云據其書判自

合得官緣囑寧王且於冬集

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曆中村女為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為龍至今遂成潭

洛東龍門香山寺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常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于外而朝焉永和中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圓丘至時不到云太常大寺實曰伽藍圓丘小僧不合無禮

沙堤起天寶三年因蕭京兆吳秦請於要路築

用道載沙實焉賜為靈慶池

天寶中樂章名多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為西蕃所沒破其兆矣

高平徐弘毅為知彈侍御史創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令問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弘毅報之曰為我謝公卿所以然者以惡其無禮於其君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裴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幼小所裴褱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太保阜生知音律嘗觀客彈琴為止息乃嘆曰妙哉穉生者也為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為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魏之季也慢其商德與宮同音是臣奪其君之位也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乎廣

陵揚之地散者流去之謂也揚者武帝后之
姓也言揚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也止息
者晉雖與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
感而惜痛永嘉之亂其應乎此叔夜撰此將
貽後代之音且避晉禍託之鬼神史氏非知
味者安得不傳其謬也歟

韓太保臯常言洪範五福獨不言貴者近於高
危福之自至猶倣動柰何枉道邀之

李西平晟之為將軍也嘗謁桑道茂云將軍異

日為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
兆尹望乎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兆時桑公
在俘囚中當斷之際告西平曰公忘少殺人
之言乎

韓太保臯之為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
於紫宸殿對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
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未延英殿當與卿
從容或無遺事及大政多匡益之親友咸謂
公曰自乾元已來群臣啓事皆詣延英方得

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失於
慎密乎韓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剛直枉
唯在公何有不可共所言之事貴人知之柰
何用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具延
英之宜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
設之後未臣寮欲盡其身得詣便殿多以私
自售希旨求恩寵于相位柰何以此為望哉
張秘書薦自筮仕至秘書監常帶使職三入蕃
竟歿於赤嶺外

常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
外舍見一州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悞
視乃崖州圖也竟以貶終

王河南維或有人報云公除右轄王曰吾若此
官慮被人呼為不解作詩王右丞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雖服用不可闕者客
稱某物可佳可愛公輒喜舉而與之有陳長
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
獲者

常中書處原在開州也常有李潼崔冲二進士
未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其能
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
相君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
矣李先下崔後未冲大呼李云待冲未李聞
待冲未聲謂虎至矣顛蹶墜下山趾絕而復
蘇數日方較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
蘇給事岱建中末為太常博士遇朱泚乱將赴
行在夜行山谷常有二燭前導危險畢見燭

豈忠憤所感耶

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季

盛名鶴年善歌尤妙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
善打羯鼓玄宗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
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數
年又聞打一豎櫃因賜一披杖羯鼓後捲流
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今
取江陵涑盤底瀉水捲中竟日不敢以其至
平又云捲入鼓只在調豎慢此捲一調之後

經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未
不毒人猶是恐其靈問其積年矣

涇州將郝玘自貞元末及元和中數於涇州擒

殺西虜及築臨涇城西戎畏之贊普鑄一金
郝玘號曰有能得玘者賜金玘焉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陷用百姓婦女輜重

以實壕塹謂之濕稍

竇叅之作相也用從父弟申為耳目每有除之

先言於申為耳目申告其人故謂竇給事為

喜鵲

同州唐安寺有盜帥董太宮之涑身後有盜者

皆未拜祝有至鳴足者今涑足皆口牙

襄州漢高祖廟本為交甫解珮於漢之義今為

高祖悞也

陝州平陸縣主簿廳事西序楣有隋房公杜公

仁壽元年十二月題玄齡如晦題處房年二

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使府食堂之梁

楊京北憑兄弟二人皆能文為孝甚苦或同賦
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為夏州徐泗

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為江西觀察嶺南

節度愬為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博六節

度使聽為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分寧鳳

翔七節度一門登壇授鉞無比焉

元和十五年辛丑度丘紆杜元穎同時為遺補

令史分直故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髮

白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來汗袍赤因之公
為奏章服焉

河南廣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於其上立漢高

祖廟茅山下宮茅君鍊丹井香潔不受觸曾

有脩宮工人不知取水煮肉良久不熟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

者自洛已未及江西數州郡人爭施金貨衣

服以飲焉獲利千万人轉相惑李贄皇德裕

在浙西也命於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於設

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遂
巡肉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朗州武陵山有人換骨匣每年若大風雨望峭
壁即有新者澤州長平即白起坑趙卒地開
元中詔為省寬谷至今天氣長陰有泉色赤
於其下立丹井碑

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前朝教樂集之地今
尚有數百家盡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
所謂舞出前溪者也

終南山有湫池本陽大洲一夜忽飛去所歷皆
暴雨與魚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勝
計遂落終南山中峯水浮數尺縱廣一里餘
色如黛黑雲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禱無不應
焉山僧採樵時見群龍逸澗其中

昭應慶山長安中知從何飛未夜過聞雷聲如
疾風土石乱下直墜新豐西一村百餘家因
山為墳今於其上起持国寺

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張憬藏待之甚薄就質

通塞亦不答公乃大怒僕不遠千里裹糧來
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含木舌不
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天何預
公焉因拂衣而去憬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
正在怒中後位極人臣

解縣鹽池當安史時水忽淡塞輿反正日亦復
如故

上都崇聖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曾召妃久不
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暫徘徊

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漢中王瑀為太常卿早起朝聞永興里人吹笛

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聞樂而撻之
問曰何得某日卧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
云琵琶聲多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自
下而上謂之琵琶自上而下謂之琴

裴延齡嘗怒李京兆云近日兼放髭鬚白向
人前作背面

薛汝丹家在南岳常與一僧知聞其僧每年

以香練頂供養佛至八十餘終沒歲有餘州
民生一子色貌絕殊而頂甚香十步之外人
皆聞之生不食魚肉數歲出家為南岳高行
律師焉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齊名皆第十四每詣人
家皆通王十四郎或問曰藻也素也

常相哀為禮部判雜文牒後云旭日登場思殊
不銳通宵絕筆恨却有餘所以雜文過者常
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為禮部帖經落入亦甚

時謂之常雜鮑帖

左右常侍與給諫同廚人進箇子於給諫問
云莫毒否厨人答曰常侍已嘗了

乾元中太子左贊善大夫呂旬母張氏年八十
八以旬久不歸思念之忽覺左乳長汁流出
顧謂孫郇汝父即未也不踰十日旬遂至

至德初當安亂河東大飢忽然荒地十五里生
豆穀及掃却有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

圓細復美人賴焉

開元天宝之間傳家法者崔沔崔均之家法弘
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
是玉盞地後永寧為王太傅鏐地安邑為馬
北平燧地後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令
弘及史憲誠李戴義等所謂金盞破而復成
為馬燧為奉誠園所謂玉盞破而不完也

常相衮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
神相因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曰此
事天性非可造次為傳某嘗於相君左右見

一人可教遍召得小吏黃徹焉相命就學老
僧遂於閤室中置五色彩於架令視之曰世
人皆用眼力不盡淬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
其白者後半載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
曰以若閤中之視五綵迴之白晝吉人因傳
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忠公吉甫云
黃徹之占袁許之亞也

禮部劉尚書禹錫與友人三年同處其友人云

未嘗見劉公說重話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悞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覓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矣

唐皎貞觀中為吏部先時選集四時隨到即補皎始請以冬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徐大理宥少為蒲州司法叅軍為政寬仁吏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必斥罷終

官不杖一人

顏魯公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決乃兩_兩郡人呼為御史兩

德宗問李沂公勉人云盧杞是姦邪何也勉曰人皆知之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為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出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無是某之舐忍以垂死之

年餌於虎口杞聞之 烏盧即是御史丞弁
之子

南蠻清平官猶國家之宰相也元和中
有鄧彧未庭宰臣問之公名旁其意乎對曰亦猶大
朝之劉宗經矣

蘇戶部弁劉常侍伯芻皆聚書至二萬卷餘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鞠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
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大和
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內十八而公家兄弟

叔姪八人

李相國程為翰林學士以前堦磚日影為入候
公性嬾每入必踰八埒故號為八埒學士焉
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蒙之故宅僧懷素善
草隸嘗浚井得軍司馬印文字不蝕雕刻如
新懷素每草書用此為誌

英公雖貴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粥火然輒焚其
鬢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勸曰豈無人耶
願今姊年老勸亦年老雖久為姊粥復可得

乎

吳公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逢人則殺
十四五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
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二十便為天下大將
軍用兵救人死鄂公尉遲敬德性驍勇而尤
善避槊每單騎入陣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
奪其槊以刺敵人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
令去槊刃以試焉敬德曰饒王著刃亦不畏
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

元吉力敵十夫大慙恨太宗之禦竇建德謂
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二人相副
雖百萬衆亦無柰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
軍門大呼曰大唐秦王能敵未與汝決追騎
甚衆不敢禦

竇建德之役既陣未戰太宗見一少年騎驄馬
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
也言之不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
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攻之萬全

乃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之兄子偽代王琬字文士及在隋亦識之是馬實內廐之良馬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已下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勲魏室靖叩頭曰請與病行至相州疾篤不能進駐驛

之後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千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能用

建中三年天下州縣各省一官乾元四年勅不注額內官元和六年又減天下州縣官

除陌建中四年勅天下州縣市買交關每貫五十文納官間架建中年戶部侍郎趙贊奏

天下州縣屋宇間架率錢有差

沙門一行開元中嘗奏玄宗云陛下行幸万里
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万数及上
幸蜀至万里橋方悟焉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
使主宴

玄宗幸蜀天廡八馬其七盡斃於棧道唯一雲

驢存焉後德宗幸梁亦充御馬

并在屋內正中馬得有二畝之屋

五臺山北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未佛經云

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盛午昏霧暫開比丘

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丘尼及女子近即

雷電風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為毒氣所吸

逡巡而沒

其井不過一丈寬潤井中之水盛夏不解予因於
大差所目觀者可見稗史之不足信也丙戌三月記

帝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止於東都留守郡吏

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鑄皆為宰相張尚

書賈段給事平仲衛大夫中行李常侍翺李

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名知人矣

李西臺文獻公避暑於青龍寺夢戴白神云昔

尹氏相宣王致中興君男亦佐中興之君所

以吉甫名之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為州饒刺史先是郡
城之連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溢止後命啓
簽籥而居之郡吏以語怪堅請公曰神實正
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
在人

大唐傳載



